

絕色書包

伍淑賢

上次談到用泛美航空旅行袋做書包,想起不同年代的書包。我們上幼稚園,是香港的一九六幾年。那時的書包,多是國產草線帆布包,斜揹帶,有兩個金扣。書包上後,挪到屁股後面,走路時拋拋的,十分有型。不過小學後,不知有型為何物,只記得書包很輕,空蕩蕩只有一兩本圖畫書,證明當時上學是多麼快樂。升上小學,書包的款式不一而足,有繼續用草線帆布包的,只是尺碼大點,也有用占士邦硬殼帆布包的,多是男孩子的;女孩子會用有民族味道的繡花布書包。到了中學,迎來七十年代,書包真是百花齊放。初中的時候,除了一貫受歡迎的PANAMA和BOAC旅行袋,最奇怪的是流行起籐籃當書包。那些籐籃當然是改良過的,針對書院女市場,約五元一隻。其實非常不實用:籐口張得大大的,放了甚麼物品人見到,毫無私隱;追巴士趕小輪,一不小心,便會把東西倒散一地,盡失書院女的儀態!不過流行起來真沒話說,人手一個,用籐籃的網邊顏色來區分,有紅黃藍綠多款選擇。那時媽媽就說,潮流真是倒轉了,她們小時候,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廣州,就是挽籐籃上學的。

威爾第與帕爾馬

蘇狄嘉

可有想過千里迢迢一個地方,只為了吃?我的托斯卡尼遊伴就是這樣子的旅遊態度,當初計劃旅遊托斯卡尼,就因要嚐意大利美食、洋堤(Cianci)紅酒...帕爾馬火腿、帕爾馬芝士當然是在名單上,帕爾馬(Parmu)自然成為旅程的必到景點,百去不厭。何況,今次還有好介紹!住在米芝蓮一星餐廳的樓上,下樓就有美食送入口!二〇〇七年第一次到帕爾馬的確是為了火腿、芝士等美食,重遊帕爾馬的確是為了美食,還有威爾第(Verdi)。

一九一八《狂人日記》

黃仲鳴

看《李歐梵論中國現代文學》(上海三聯書店,二〇〇九年十月),賞心樂事。書中收錄文章十篇,篇篇可讀。尤其《光明與黑暗之門——我對夏志清弟的敬意和感激》,更令我感同身受。無他,夏濟安弟《黑暗的門》夏志清的《中國現代小說史》,都是我早年最喜愛的作品,也是令我眼界大開的傑作。



這書頗堪一讀,雖有錯漏,惟瑕不掩瑜。作者提供圖片

魯迅這才寫了《狂人日記》,刊於《新青年》。周作人論當年的局勢:「這時,歐戰也剛平息,世間對於舊民主的期望,興盛起來;新青年開始奮鬥,在那空氣中,才有魯迅和錢玄同的談話,那談話,才會發生效力。」又說:「還有一個重要的緣由:新青年上標榜着文學革命的大旗,錢玄同所看重的乃是打倒舊禮教...因此而能與魯迅談得投合,引出吶喊裡的這些著作來的。」

李歐梵對年期的含混,下文還有說:「二八九五到一九一七之間難道就沒有東西出來了嗎?」一下子,又將一九〇〇推前五年,究竟這個「一八九五」和「一九〇〇」有何意義,李歐梵說得不清楚,又將《狂人日記》置於「一九〇〇至一九一七」之間,莫名其妙。

「好人」標準

陳曉鳳

小時候,只知道世界上有「好人」與「壞人」之分,大人當然教育孩子要做好人。兒時的「好人」標準,就是學習好,不挑吃穿以及聽話。我成了循規蹈矩的好學生,還幫老師管那些淘氣包。當了學習小組長,男孩子們不肯好書就不讓他們回家。知青上山下鄉後,一位去吉林插隊的16歲女友在給我的信中說,每當她向着初升的太陽駐立時,總會默默發誓要純潔地度過一生。什麼是「純潔」?她的理解就是多付出,不索取。她那時就開始幫着農民進行沼氣能源的試驗,不求任何回報。知青大返城前夕,她卻義無反顧地投奔親戚去了美國留學。她說,受了多年海外關係連累,不出去太虧了,一定得讓自己強起來。

「毫不利己,專門利人」,是我們那代人曾經奉為神聖的道德標準。剛去兵團時,大家天天挖掘自己的「私心一閃念」,從上海重點學校來的高中生,批判「學好數理化,走遍天下都不怕」的古老信條,從此除了紅寶書之外什麼書都不看。為了表現「無我」境界,有人穿着補丁襖補丁的衣服;有人帶病出工,有人上繳情書;有人去打掃嚇人的廁所;有人被通知去滅山火時毫無防衛地衝在最前面。不久前碰到一位女知青,她曾在兵團一次毫無防備的打火行動時被毀了容,結果終身獨身,至今無人負責,不算工傷。在我們連隊,為了表現無私無畏,有的女生來例假時還光腳跳進春稻田的冰水中去整地,落下了終身疾病。我那時雖然也不怕苦,卻對人生有着很多期待與渴望,感覺跟只知艱苦黃土背朝天幹活兒的老農比起來,簡直罪孽深重。我雖然自覺很低調了,卻被人懷疑深藏着個人小藍圖,彷彿背着「原罪」。

樓市吹冷風

思旋

深秋已到了,寒冬還會遠嗎?秋去冬來,人們有所準備如何過冬。對於投資樓市的好友,已漸感寒冬的寒意,至少也感到蕭瑟秋風寒風已吹到了。歐美已吹到冷,經濟前景不明確。市民消費意願跟着下跌。俗語有謂:「一節淡三節」。十月黃金周後,要逛街購物者已滿足了購買慾了,內地客要到十二月聖誕節時,再來港賞燈飾兼趁年尾大減價才掃貨,事關當下潮人十分聰明,心中帶着超級計算機算到盡。

香港政府大小當家為平民怨,聚焦於過樓價。不停推出土地拍賣以增供應,遷出到口術,提高市民注意樓市可能出現泡沫。事實上,美國自〇八年金融風暴始於樓市,至今房地產的毒瘡仍未癒。雖千里之外,但香港地產界仍深受其害。雖然目前的生活生例子,教訓對港投資者難免是深刻的。只有七個月定期的行政長官曾蔭權,承諾與責任一點也不鬆懈,解決民生困難,特別在市民住房上不遺餘力,用上新思維的包括新居屋計劃等等,雖稱得上開關的是另類市場,然而,或多或少,特別是中小型樓房肯定與市場有衝突。毫無疑問,近月的香港樓市無論是一手市場抑或是二手市場價與量都大不如前。樓價下跌因素複雜,還包括中國內地因素與歐美等經濟下滑,全球金融市場大波動,投資氣氛與信心不無打擊。樓市樓價被打壓以為是政府當家的意願,別以為也是市民的願望。要知道,全港還有近百萬市民是業主,大多數是仍在供樓的樓奴。樓價大暴跌,所謂資產效應萎縮,必也影響百業消費市場。所以嘛,「小政府,大市場,樓房市場應求穩,求健康地發展,暴漲與暴跌都不行。近日有某大發展商出其不意大降價售樓,無疑如天文台發出寒冬預告,令有貨在手者或本欲入市置業者有所警惕而須密盤算。

命有所值

杜亦道

酒樓點心要自家獨門專製,即蒸嫩即出爐上桌即嚼即吃,才是真正鮮熱好味。有些連鎖大號酒樓(包括快餐店)港九分店十家以上,點心粥品十餘種,賣相也是「同胞家族」,同一大量出品,總廚房設在人工物料雙重的深圳或珠海等「特區邊緣」之工場。每日凌晨一大車一大車保溫車運入港境,每區每戶分發入小廚加點推出上市,這些大批工廠式的大中小點,正是好市極都有有限公司。但此二十多年來,全大行業勢已成此例,若非如此經營法,大樓大店也敵不過昂貴租金。百數十家「食在廣州」的港九客,近年被迫口味感味大退步,漸漸已忘了真正傳統點心的美味好味道了。

電影《大同:康有為在瑞典》初說

陳智德

十月月底看了陳耀成導演的新作《大同:康有為在瑞典》,有很多想法,稍後將在他處以較長篇幅談論,這裡先談一下感受,該電影在十一月和十二月仍有放映活動,相信本文的引介對讀者也會有一點參考價值。

社亦有道

阿杜

胃腸指點名點出便有數家,如陸羽,連香、西苑、得龍之製點心便百試不厭。也不是全如陸羽、西苑等是莫價廉間錢的高級貴店,如新滿清之得龍便是街坊茶樓,其手製豬蹄燒賣、鴨腳蒸等,便是早茶午市一絕(很快賣光);上環連香樓也是很有懷舊色彩之傳統店,還有十年前風味之燒鴨和雞球大包應市,此等點心那些明亮大商場連鎖店號之高級貴地,相信開張到搬遷都不曾賣過,他們之「點心師」也從未製過出來也。